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## 第四回 班兄弟李府做解 巡捕官奉命拿人

詞曰：歸來重整舊生涯，瀟灑柴桑處士家，茅屋不在高何大，愛清閒那在奢華。

紙糊窗白木榻，裁幾支得意花，掛一幅單條畫。悶來時，自燒香命童子烹茶

話說張三太爺同了母親妻子，一路來到李府，進了大門福祠前下轎，內裡有人將他婆媳引進他的住宅，張三一看，收拾得齊整，一切傢俱俱是檀梨，燈高滿堂。張三進內，就有合府人等，並四樓教習頭，都來道喜。是晚燈燭輝煌，大排喜筵，飲至更深方散。各自安寢。次日，張三大早起來，進了南書房，見過李雷，便來到福祠前一坐，當看大門總管。好似：泥粉裝成肉土地，檀木雕就活金剛。那張三坐下不大緊，早把東宅土地一嚇，連忙搬到霍家去了。

且說家人們進內回話，說：「山東送禮的家人，因犬被張三太爺撕開，難以回話。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吩咐寫了回書，著他進來吩咐一番，來人回轉山東不提。

且言張三自從進來看守門，無事陪李大麻子談講談講。那一日，李雷正在南書院閒坐，自聽得一幫鑼聲震耳，問甚事鳴金，家人上前打了個千兒，說：「啟上大老爺，是關帝廟有人做解。」李雷道：「老邵呀，甚麼叫做做解？」邵青道：「就是跑馬賣解，大老爺未曾瞧過？」李雷道：「我大老爺未曾看過。」邵青問：「是男是女？」回說：「有男人，一婦一女。」「可騷麼？」說：「小的方才看見，人品有八九分姿色，北邊人，就是皮毛微黑些。」李雷道：「老邵呀，我欲看，叫他家來做解看看。」即便差人叫做解的進來。家人答應，前往關帝廟而去。

且說做解的乃是弟兄二人，姓班。老大叫班青，老二叫班洪。自從山東奉了二位大王之命，來此江南訪李雷的惡處，帶了妻妹，正在關帝廟做解。有幾個刮伙替他收湊錢文。又到外邊重做，忽見眾人說「李府爺們來了」，眾人閃開，只見走進二人來說：「做解的在哪裡？」眾人回道：「在這裡。」二人開言道：「做解的，你初到這裡，不知道規矩。為何先不到李府老爺府中做解，遞個手本，見大老爺請安？爾等便擅自在此門錢爺們？大老爺傳你做解。」班氏弟兄聞此言。心中不由動氣，大喝一聲：「唉！我做解的沒有奉承過人，偏不到李府裡去。」二人說：「你們不肯去，待我們回過大老爺，叫四樓教習來將你們抬進府中，推下火牢，看你們去不去！」弟兄聽言，心中暗想道：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且進惡人的龜牢再議。二人主意已定，即刻收拾把子，兄妹夫妻跟定兩個家人，奔李府而來。後面跟隨有百十多人，一聲喊「我們到李府去看做解」。來自李府門首，只見裡邊人說：「做解的，大老爺吩咐，不用進大門，走城腳跟進花園門。」做解眾人聞聽，一齊奔城腳跟而走。

且說內中有二位公子，姓聞。弟兄二人奉母親之命，去赴文會家。住在南門，父親聞大人去世，只有老母在堂。誰知遇著內中有幾個地棍，見他生得品格美貌，大家一擁一擠，將他擠進李府花園。二位公子此一進去，真個好似：龍潭虎穴差多少，地網天羅勝幾分。且說二位公子擠進後園，見園中景致，便去遊玩。

再講班氏弟兄，進了李府花園，家人叫亭前伺候。不一刻，李雷同邵青進園亭坐下，弟兄要上去請安。上面吩咐：「不用，叫你妻妹上來請安。」二位聞言大怒，口中難言，只得叫妻妹上去，說：「小心要緊，不可大意。」二位女英雄邁步走到李雷面前，一齊跪下道：「做解的請大老爺金安。」李雷一見，猶如雪獅子烘火，都癱了。連忙用手相攙，吩咐道：「你們下去，每人做一解看看。」二人即刻下來，脫了外衣，只見那大娘，內穿一件大紅洋綢綿襖，杏黃綾子夾襖，腰繫大紫汗巾，下身是松花綠的褲子，玉色褶衣，三藍花鞋不足三寸，頭上戴一根鳳釵，洋紋銀鐲懸於腕上。且說班青下去，把那一匹點子馬牽將上來，鞭子一起，大娘將身子一縱，上了鞍鞍。兩腿一夾，跑了幾圈，將馬轉至亭前。班大爺拿一大門，朝上一送。大娘齊胸脯朝下落，十指尖尖將門捧在手中，順手在懷內探出三支紅纓小戟，往門內一插。高舉喊聲：「願大老爺鬥加三級！」李雷一聽，渾身都麻了。只見班大娘做了一解，下去歇息，早有姑娘走來，脫去上蓋衣服，但見裡面穿了一件玉色棉襖，外加藕黑色夾襖，寶藍綳褲，青綢單裙，腳下綠綢褶衣，大紅絲帶，足下三鑲花鞋，戴一支金簪，銀耳挖連環耳墜，戴一付紋銀響鐲懸於手腕。走上來，班二爺牽上一匹雲裡海的馬，姑娘跳上馬，班洪將馬鞭一起，跑了一個響頭，轉過亭前。只見姑娘攙住馬，提起四個大字，口中喊道：「願大老爺一品當朝！」只聽得上面說：「不用做了。」李雷此刻手舞足蹈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，我要此兩個婦女，你想可使得麼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要得，不妨事。」李雷聞聽，同畜生臉進書房商議去了。不一刻走出來兩個家人，叫：「做解的，裡邊老太太少夫人叫你妻妹進去做解，你不許進去，在外邊伺候。把子不用帶，單身進去。」弟兄只得讓妻妹進去，跟著兩個引路，曲曲彎彎走到腰門口，叫聲：「倚婆子，你們在此等等，我們不能進去。自有人來領你。」說罷，走出亭子。一會，只見走出兩個大腳老媽，引他們進去，又轉了四五個彎子，到了一所廳房，走到戲廊邊，正朝裡走，忽然裡邊擁出八個大腳老媽，一齊上前，將兩個女子抬到西洋套房，牀上一擡，將她衣脫個乾淨。這八個蠻婆子出來奔南書院，見了李雷說道：「大老爺，做解的婦女已抬到西洋套房，請大老爺收用。」李雷一聽，心中大喜，同了邵青直奔套房。瞧見二人在內，叫聲：「老邵，你出去吧。我大老爺有偏了。」說罷，進了套房，關上了門，一直上牀，壞了二人名節。此可謂喪盡天良，按下不表。

且言張三是吩咐過的，取了五百兩銀子，有轎夫抬來到外邊，叫聲：「做解的哪裡？」回道：「在這裡。」張三道：「你可知道大老爺，愛了你的妻妹，此身份銀兩你們拿去再娶吧。」班大爺聞聽此言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我把你這囚攘的，說得什麼胡言！你往哪裡走。」步子一起，打將進內。張三上前擋住，大喝道：「呔！你敢逞強麼！如若放肆，叫齊四樓教習，將你們抬下火牢看怎樣。」班二爺聽罷，叫聲：「哥哥！我們走吧。事已如此，不必在此。」班青只得忍氣，依了兄弟之言，一直打將出來。班青叫聲：「兄弟，你嫂妹被李大麻子占去了，你於心何忍，卻叫我出來，奔那裡去呢！」班洪道：「哥哥，你我在內，打了無益。寡不敵眾，反陷其命。不如奔南京，在馮大人那裡喊冤告狀。」班青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便去了。

且說張三見倚漢子去了，把銀子衣服把子等樣盡皆收去。當時李大麻子受用過了，出來，邵青問道：「大老爺，今日如意了？」李雷一笑，說：「有偏了。」二人就在廳上擺酒宴閒談。

且說聞氏弟兄誤入花園，遊玩到了一座白玉石橋，橋下有池，池內金魚來往遊戲。二位公子走過橋去，又見一座涼亭，那上邊掛了一幅字，遠遠望看，就如離紙一般。二位公子凝神一看，上面是詩四句。此是一塊寶墨寫就，所以離紙。昔日唐明皇升殿之時，忽然來了一個妖怪，變作人形。皇王便問：「來者何人？」「臣是墨精，乃是一錠陳黑墨，受了精華，故成人形。」「朕貴為天子，深宮之內哪有此物？你若是墨精，變來與朕看。」即刻在龍書玉案上打了一個滾，依然變做一錠黑墨，稱一稱，重有十二兩。頭一日磨下去，至次日還是一樣。所以離紙。閒話少敘。

且說二位公子因貪觀景致，不覺天晚。二公子叫聲：「哥哥，我們出去吧。恐老母在家懸望。」二人來到園門，一摸，早已下了鎖。只得走回。其時有個園丁，叫做蘇胖子，正然閒坐，只見個人影子，一下又不見了。說聲：「不好！池內淹死的慶子來了。」只得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二位公子道：「我們是聞大人的公子，奉母命去會文，走到此間，被眾人擠進園中。各處遊玩，不覺已晚。求你行個方便，開了門，讓我們去吧。」蘇胖子心中暗想：我若放了他們出去，恐其帶了古董玩器出去，明日查點出來，要惟我是問。想罷，開言叫聲：「二位公子，在此等等，我去回聲大老爺。那時請你出去。」說罷，一直進內，來到大廳，回大老爺。李雷問何事，「小的是園丁蘇胖子，適才查點門戶，只見兩個公子在內。小的問他，他說住在南門大街聞大人的公子，看做解被人擠進來的。此時還是開門放他去？所以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聞聽，說：「開了園門，放他去吧。」畜生臉說：「不要放。」向蘇胖子道：「你去把二人請進來。」答應一聲，復至花園，說：「大老爺有請。」二人聞聽，跟了園丁來自大廳，望著李雷打了一躬，說：「老先生呼喚學生，有何吩咐？」李雷請二人入席，添兩雙杯箸。邵青斟了酒。李雷這個賊，見了二人眉清目秀，心中起

了不良之念，開言陪笑，叫聲：「二位公子，我們今日幸會，何不作詩一首，以為消遣？請教請教。」「不敢，老先生吩咐，何敢不遵。先請老先生高才，然後學生奉陪。」李雷聽說。叫下一聲。說：「二位不要見笑，獻丑了。」說罷，指著大公子道：「眉清目秀俊生成，齒白唇紅滿面春，貌比潘安猶堪美，叫人不戀女釵裙。」大公子聽罷，心中大怒，知道詩中調戲與他，忙在腰中拔出解腕刀，戰兢兢站起身來，望著李雷頂上刺來。李雷看得明白，說「不好」，把頭一讓，用左手把他右手一捺，只聽得當啷一聲響，鋼刀落地。李雷撿將起來，心頭火起，罵道：「該死的狗頭！大老爺抬舉你，你擅自逞凶。來人，把這死囚推下火牢！」只聽得答應一聲，擁上多人，登時間鷹拿燕雀，將大公子抬進東園，推下火牢，絕了性命。

且說二公子一嚇，連忙跪下說：「求大老爺看我薄面，饒了我哥哥吧。」李雷道：「你不要求，若是依了我，與你無事。」李雷此時吃得半酣，起身攙了二公子，一直奔西洋套房而來。叫人退去，門了房門，叫聲：「小閩，你過來。」二公子不解意，走到跟前，李雷把他朝懷內一摟，伸手去解褲帶。二公子知道他起了歹意，就用手朝他臉上一把，抓來幾條血痕。李雷大怒，用手一推，叫人將他拿下火牢。說罷，出了西洋套房，來到外面，叫聲：「老邵，這個不識抬舉小畜生，將我臉抓破，十分可惡，叫人將他推下火牢。」邵青道：「不可，你大老爺不用性急，將他關好，美飲食與他吃。如今要打造一件好東西。那時大老爺自然受用。」李雷便問：「打什麼東西？」邵青道：「打他一張太平如意相思椅。」李雷說：「老邵呀，我不懂此名子。」邵青道：「又叫做屁拿子，打一張挨的，打一張活的。」「要多少銀子？」「要七百兩銀子。」「幾天成功？」「十天可成。」李雷道：「你去帳房裡兌銀子，與我速辦。」邵青去了，置辦屁拿子。

花開二朵各表一枝，且說班氏弟兄，趕到南京先告冤狀，卻那日到了南京，馮大人出署拈香，班青班洪攔轎喊冤，報了狀子。大人看過狀詞，四衙升堂，發令箭一支，傳內旗牌劉洪，前往溧水縣速拿李雷。劉洪奉差，星速趕奔溧水。來到李府門首，下了牲口，早有張三接進來，到大廳坐下，問了來歷。飛奔南書房，見了李雷，說：「啟大老爺，不好了！」李雷說：「張老三，有何大事這等慌？」說：「大老爺，南京馮大人差旗牌劉老爺，帶著令箭一支，現在廳上。意思之間，要鎖拿大老爺呢。」李雷聞聽，即將服色穿好，來至廳上，見了劉洪，敘禮坐定，獻茶茶畢，李雷開言叫聲：「劉老哥違教，來到寒舍，有何見諭？」劉洪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你在家中開心取樂，可知道禍事臨門？大人遣小官前事捉拿，快快收拾動身。」李雷大驚，問道：「不知為著何事？請道其詳。」劉洪四下一望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小官有多大的前程，敢賣大人的法？一家性命都沒有了。」說著，起身走至李雷耳邊，說：「大老爺，可有別處書房？才能細講。」李雷聞聽，起身邀劉洪進內書房坐下，吩咐左右退去。劉洪開言說：「大老爺，家內可曾做解？」「有的。」「可有來倚漢班青班洪弟兄，兩個帶了妻妹來的？大老爺將他妻妹占了，可有的麼？」李雷道：「沒有此事。」劉洪說：「如今班氏弟兄，在大老爺面前喊冤告了狀。大人發下令箭，遣小官捉拿。今大老爺怎處？」李雷聞言，別卻劉洪，來至南書房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，做解的那事，你坑了我了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如今收在旁邊，受用不過，有何坑你之處？」李雷遂將班氏弟兄告狀，大人著劉洪執令箭前來拿我，現在外面。你要代我大老爺想個主見才好。邵青說：「我代大老爺造屁拿子，這個主見難想。」李雷著急，說道：「如今有人拿我，你還在此造屁拿子！」說罷，一腳將邵青中甸倒在地。正是：若非昔日施詭計，怎能今日受打時。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